

TRANSLOGOPOEIA

A Fud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

复旦谈译录

第一辑

范若恩 戴从容 | 主编

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 | 主办

上海三联书店

复旦谈译录

第二辑

TRANSLOGOPOEIA:

A FUDAN JOURNAL
OF TRANSLATION STUDIES I

范若恩 戴从容 主编

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 主办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旦谈译录. 第一辑 / 范若恩, 戴从容主编.

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7.9

ISBN 978-7-5426-6036-7

I. ①复… II. ①范… ②戴… III. ①翻译—研究 IV. ①H0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9924号

复旦谈译录(第一辑)

主 编 / 范若恩 戴从容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王卓娅

装帧设计 / 阿 龙 许艳秋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王卓娅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字 数 / 495 千字

印 张 / 21.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036-7 / H·66

定 价 / 8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序

为《复旦谈译录》而作^{*}

陈思和

巍巍学府，焕焕文章。

中西学术，兼并相长。

语言做媒，经纬八荒。

其源严子，严译煌煌。

马恩新说，远涉重洋。

仰天望道，俯首植芳。

^{*} 《复旦谈译录》为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不定期刊物，复旦师生切磋翻译之学术论坛。主编戴从容嘱我为之作序，特写三十二句赞词，叙述复旦谈译历史。上追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严复，中述陈望道译马恩《共产党宣言》、贾植芳译恩格斯《住宅问题》的历史功勋，再赞杨必、孙大雨、伍蠡甫、陆谷孙等翻译大家的煌煌成就，以励当下青年俊杰弘扬前贤筚路蓝缕之精神，光大复旦译介经典之传统，在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中努力形成自己的品牌。戴从容还告诉我，“谈译录”的英文名另定为“Translogopoeia”。其中 Logopoeia 为诗人艾兹拉·庞德自造之词，意思为思想的诗意，在语词和思想之间起舞的智性。“谈译录”译为“Translogopoeia”也有在讨论翻译的过程中感受到思想诗意的意思。所以我用了佛典故事：拈花谈译，天女散香，表示祝贺与称颂。

宣言初版，星斗导航。

住宅三论，暗夜烛光。

杨家有女，名利曰场。

莎翁有孙，黎琊为王。

传承伍译，文论西方。

汉英大典，陆氏担纲。

巴比建塔，人类梦乡。

前贤之路，后辈弘扬。

拈花谈译，天女散香。

旦兮复旦，世纪永昌。

目 录

序

陈思和 | 为《复旦谈译录》而作 / 1

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契机与反思

陈思和 | 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几点看法 / 003

谢天振 | 中国文学走出去 / 016

——问题与实质

王建开 | 从本土古典到域外经典 / 033

——英译中国诗歌融入英语（世界）文学之历程

陶友兰 | 经典的通俗化 / 054

——论《论语》当代英译走向民间之良策

海 岸 | 翻译与传播 / 080

——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

翻译模式与理论的构建

陈德鸿 | 在三门通用语的阴影下 / 099

——翻译在东亚的重新定位

杨乃乔 | 比较诗学的翻译与译者诗学的操控 / 122

——兼论 21 世纪后孔子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

杨承淑 | 译者与赞助人 / 158

——以林献堂为中心的译者群体

邹振环 | 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 / 215

戴从容 | 实验性文学的实验性翻译 / 245

——从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的中文翻译说起

王柏华 | “栖居于可能” / 261

——翻译狄金森有几种方式？

高天忻 | 阐释学对翻译理论的意义 / 284

——从施莱尔马赫、弗里茨·帕埃谱克到史托策

翻译文学与批评新进展

王宏志 | “人的文学”之“哀弦篇” / 299

——论周作人与《域外小说集》

洪昔杓 | “译述”的翻译惯习和现代翻译惯习的冲突 / 345

——1930年代初《阿Q正传》的韩文翻译及对其反应

李 征 | 翻译词“文学”考 / 372

——艾约瑟《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》与近代中国、日本

金 雯 | 感伤主义的跨国之旅 / 388

——《苦社会》与林纾的译作《黑奴吁天录》

姜 倩 | 20世纪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发展 / 416

跨学科视野中的翻译

陈引驰 | 印度佛教故事口传入华之途径与口语交际 / 439

马克·诺恩斯 | 对《呼吁野性字幕》一文的思考或影视翻译中

亏欠的多模态 / 464

纪 萌 | 基于数字化多语言数据库对早期汉语科学

翻译的研究 / 505

刘敬国 | 译者的神化 / 532

——对玄奘翻译成就和影响力的重新审视

范若恩 | “猪猡般的”群众与改写之改写 / 546

——莎士比亚、阿里斯托芬与17—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群氓

译者雅言与雅集

朱 静 | 心与心的对话 / 585

——谈我对 *À l' Orient de tout* 一书的翻译

包慧怡 | 解谜与成谜 / 602

——诗歌翻译漫谈

赵英晖 | 不只是互文理论家 / 616

——《克里斯蒂娃自选集》译者前言

附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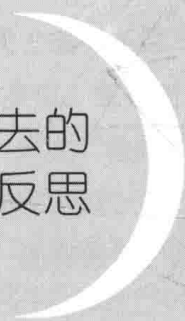
英文标题与摘要 (English Titles and Abstracts) / 635

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简介 / 660

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大事记 / 664

征稿简则 (Call for Papers) / 667

中国文学走出去的
契机与反思



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几点看法^{*}

陈思和^{**}

我刚才坐在这儿，想起20年前，我第一次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。当年他们举办了一个会，与今天的会类似，主题叫“沟通”。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家有余华、史铁生、朱文、杨炼、多多、林白等，参加的人很少，一半是中国的作家，另一半是汉学家和翻译家，评论家也有，就我和陈晓明，还有朱伟，其他人都是作家。

那个会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，主题就是“沟通”，也不谈翻译，我们今天开会还有点儿技术性的内容，比较实际地讨论翻译问题。瑞典那个会就是谈文学，作家们谈自己认为的中国

^{*} 2014年5月2日，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、《东吴学术》杂志等联合举办“当代中国文学翻译高峰论坛”，在沈阳召开。本文是作者在论坛上的发言，2014年12月27日根据录音整理，初刊于《东吴学术》2015年第1期，2015年7月11日第二次修订，2017年4月第三次修订。

^{**} 陈思和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，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。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。

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，翻译家也谈他们心目当中的中国文学应该是怎么样的，然后相互之间就不停地提问讨论。我印象中，那次讨论很深入。

我听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主办者说，因为觉得瑞典文学院对中国文学不够了解，他们就想通过这种广泛的对话来了解中国文学。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当年参加这个会的很多汉学家都在讨论高行健。因为中国内地的作家与海外隔膜很深，也不了解海外作家做了些什么。高行健很早就到欧洲去了，中国的作家都不大了解他，了解的就是以前他在国内的情况。因此大家就很纳闷，不明白为什么汉学家都在那儿讨论高行健。

会议结束那天，在马悦然家里。我们在书房里聊天，不知怎么说到了北岛，因为一直传说北岛要获诺贝尔文学奖，可是一直没有。那天我就提了这个问题，马悦然马上把话头打断，他说他觉得高行健也很好，我听了有些惊讶，就说，高行健以前创作的剧本我们比较了解，现在到国外就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马悦然马上从桌上拿了一本高行健的《灵山》，递给我说，你拿去好好学习学习。

我接过了书，看到上面是高行健送给马悦然的题签，我觉得不大好拿人家的书，马悦然就说，这本书他不需要了。因为他已经把它翻成瑞典文，正式出版了。他说那个话的时候是1996年，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国作家没有人认为高行健会获奖，好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信号出现。

但是在海外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里面，觉得高行健可能获奖，一点不奇怪，来参加会议的好几个人在主题发言里面都在说高

行健。我们开会是在1996年，才过了四年，高行健就得奖了。所以说，一个中国作家在海外产生影响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在海外有一个长时间地被研究、推广、介绍的过程，这是我们不了解的。以前我们的国门都是关闭的，我们不了解海外发生了什么事，都是自己关着门在自吹自擂，与外部世界是不发生关系的。

我们今天的会，主题也是一种“沟通”，提供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让中国作家和外国翻译家、汉学家有比较亲密的，或者说比较具体的接触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因为通常翻译者可能是先读了一些作品，然后去认识作家的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讲外国作家的时候都是看了译文，看了作品，对作家本人我们是不了解的。

但是，作为一种真正意义的文化沟通，首先是翻译家和作家要成为朋友。翻译家如果对作家有充分的了解，他对作家的作品总体风格的把握，包括作家的精神气质，都会有具体、感性的认识。这样的交流，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。我们的作家往往觉得翻译家愿意翻译就翻译，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或者即使承认有关系，也没有机会与翻译家有充分的沟通。

翻译家也是这样的。我在大学里工作，经常接触汉学家，或者是现在学汉语的一些留学生，他们都希望翻译中国小说，但他们都会问，哪一部小说好啊，或者哪一部可以推荐啊。都是这样，并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。

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展示和沟通的平台，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还是存在很深隔阂，这种隔阂对我们真正理解作家，或者说，翻译真正的好作品，还是有妨碍的。

其次，我想说的是，想把中国文学推广到海外去，这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开始做的工作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。

在20世纪80年代，或者在80年代早期，中国作协也推过“熊猫”丛书，更早的，还有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的英文版。那个时候，也是希望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外国去，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掌控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。但这是一厢情愿，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出了钱的时候，它就更觉得自己有话语权，似乎可以决定谁可以在国外获得某种奖项荣誉，那就变得很滑稽，好像现在中国的土豪出国旅行挥金如土一般。

还有第二种情况，大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，承担中国文学外译的工作主要归功于汉学家，这是了不起的工作。由于汉学家的努力，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大学的课堂，有些中国作家的名字也开始在西方汉学界流行。因为，过去在西方国家里，中国文学大约除了《红楼梦》等少数几本经典外，一般是人们不大了解的。

可是我在90年代遇到一个海外作家，他的英文非常好，用中英文写作。他当时就不以为然地对我说，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外面去有什么用啊，最多是在高校里给一些读中国文学的学生看的。他说他自己啊，他的书是进入商业书店流通的，在市场上卖的。他说如果一本中国文学作品不在文化市场里流转的话，等于没有影响。他这个话可能有偏见，但还是有道理的。文学作品首先是被大众阅读的，不能仅仅满足于学院里流转。

但是，今天，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大

概新世纪以后，中国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，中文本刚出版，英文版也跟着出版了。我们讨论苏童的《河岸》，单行本刚出版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它的英文版已经在亚洲获奖了。这个速度之快，几乎是同步的。而且，现在出版中国作家书籍的外国出版社，也都是国外很有名的出版社，不再是小出版社，或者不再是一些仅提供教材的高校出版社。我们现在到欧洲的一些大书店里去看，也能看到中国作家的作品，至少莫言的小说是很多的。

在这样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汉学家真的是立了汗马功劳，这是我们要向他们致敬的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普及的工作。

新世纪以后，差不多近十多年来，变化越来越大了，莫言获奖当然是原因之一，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，中国的经济起飞了。中国经济在飞跃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必然上上下下都希望中国的主流文化、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也能够向世界传递，这个想法大概在中国现在也是占主导地位。

我们现在只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把中国书翻译成外文，很容易获得国家资助，中书外译成了一种国家行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上上下下都希望把自己的好东西输送出去。但这其实是很危险的。中国的问题是，人口实在太多，上上下下都喜欢用搞运动的方式去做事情，这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极大的破坏性障碍。什么事情都不是依靠真才实学的专家们安安静静地去做，都是搞运动式的，当作国策遍地开花。像孔子学院就是遍地开花，然后也会有一天把中国所有的文字垃圾都翻译成外文，也是遍地开花，这种事情中国人是做得出来的。就像阎连科的寓言小说用的一个词：炸裂。

国家给孔子学院投了很多钱，可能教会几个外国人包饺子，或者教会几个汉字。但具体到文学作品的翻译，如果不是很认真去做的话，很可能就是一堆垃圾，翻译出来的东西，自己人看不懂，外国人也不看，经常是这样。但是成堆的钱，上亿的钱就花出去了。这样一个状况，我们是不得不面对的。不仅国家，各个省，尤其是一些号称是文化大省的，都拿出大把的钱，要把自己省的作品都翻译出去，甚至要把自己地区从古到今的学者的书全部翻译成外文，现在各个地方大学里面外文系教师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。

但翻得好不好，能不能被外界接受，是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学术研究也是国家行为，既然国家给了钱，就必须限定你几年内要完成外译多少书，最后必然导致粗制滥造，这种问题的恶果现在还看不到，但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来说，这将会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
所以，我想，我们今天开这样一个会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中国的问题，我们的学者，我们的作家，我们的翻译者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，怎么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。现在中国不缺钱，但问题是光靠钱，文化工作没办法做，文化交流也没办法做好，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。

三

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沟通。在中国方面，不管是投钱还是执行，如果对外面世界都不了解的话，做出的决策